

裘荣庆 译

[法] 布丽吉特·奥贝尔 著

Brigitte Aubert

加勒比的 安魂曲



Requiem
Caraïbe

重庆出版社

裘荣庆 译

[法]布丽吉特·奥贝尔 著

Brigitte Aubert

加勒比的 安魂曲

Requiem

Caraïbe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勒比的安魂曲/(法)奥贝尔(Aubert, B.)著;裘荣庆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8

(法国著名侦探小说译丛)

书名原文:Requiem Caraïbe

ISBN 7-5366-5738-2

I.加... II.①奥...②裘... III.侦探小说—法国

—现代 IV.1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2142 号

Brigitte Aubert

REQUIEM CARAÏBE

©Éditions du Seuil, mai 1997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2002 重庆出版社



加勒比的安魂曲

[法]布丽吉特·奥贝尔 著

裘荣庆 译

责任编辑 江 萍

封面设计 向 洋

技术设计 寇小平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金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48 千 插页 2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66-5738-2/I·1091

定价:17.00 元

上帝呵，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
造孽时产生的喧哗使我心醉神迷，
使我完全走上了邪道。
我在大白天向你呼喊，你不听；
我在深夜向你呼喊，
却甚至都听不到我那疯狂的回声。

《旧约全书》第 21 卷

第 1 章

姑娘面对达果坐下，全身紧裹在一套与她眼睛颜色极配的湖绿色衬裙里，十个手指甲上漆一般地涂着一层鲜红，越发凸显出她那褐色的皮肤。她傲慢地向四周瞟了一眼，一头非洲式的长发辫随之晃了晃。他注视着对方的目光，心中第 10 次下决心：是时候了，得把这医院似的绿墙重刷一遍，还得换掉那只支离破碎的金属大柜。空调器在他背后发出哮喘般的呼噜。达果弯腰从空调器下方端起已接得满满的一盆水泼出窗外，再把空盆放回原处。见姑娘厌恶地皱皱鼻子，他觉得必须向对方道歉了：

“空调器差不多跟我同龄了……”

“早就漏水了，对吗？”

达果投给她一丝不冷不热的微笑。她究竟怎样看他？那副高傲的神态……难道因为她的穿戴风姿像模特儿，就该让他去把脏地板舔干净吗？他死死盯住她看：一双延伸得挺长的绿眼睛，委实漂亮，像猫眼。

“我猜想，您跟我定的这次约会，不是要谈我的空调器吧。”

“您的推测能力确实令人震惊。”她回击道，一边细细地观

赏无可挑剔的手指甲。

她终于很不耐烦地继续说：

“跟您联系是要找个人。”

“谁？”达果问，心中却在思忖：傍晚是否会有大潮，好去冲浪。

“我父亲。”姑娘答道，一脸严肃的表情。

达果已猜到了她的几分来意。凭经验，来访者提的问题几乎 30% 跟“遗弃”有关，可惜对此类案件的调查，多半不了了之。那些不负责任的“播种者”都有一流的逃遁功能。

“您知道他可能去的地方吗？”他无精打采地问。

“一无所知。既不晓得他的姓名，也不知他的模样。我母亲怀上我后，他便永远地杳无音信了。”

看来，一开局就够“精彩”的。他开始仔细询问姑娘进门时提供的简况：她叫夏洛特·迪马，住在圣马丁岛上法国管辖的马里戈地区。麦格来戈尔侦查事务所则位于菲利普斯小城，属荷兰管辖。她进门时，达果用荷兰语问她是否可以用英语交谈，她用英语回答，希望尽可能用法语交流。“如果您感到方便的话，”她拉拉遮在膝头的裙角补充道。达果立刻向她保证，讲法语不成问题。他父亲是新奥尔良的加任人^①，娶了圣万桑岛上一个黑种加勒比女人，后来定居在法国海外省瓜德罗普的一个附属岛屿：欲望岛^②上。

“虽然事实上我也算是个美国人，但我在 18 岁前却从未踏上美利坚的领土。”他解释道。

姑娘颇有礼貌地微笑着随声附和：

① 指原籍为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法语区居民。

② 这个 22 平方公里的岩石岛是瓜德罗普群岛中最未经开发的小岛，岛上 1,700 名居民基本以捕鱼为生。

“够动人的……”

她的话音未落,达果随即感到自己真是蠢透了。

他拿起一张白纸,掏出心爱的钢笔——一支笔杆上沾着油腻的派克笔——记下:“7月26日,星期一”,而夏洛特则正以一种谴责的目光严厉地盯着他。此行值得吗?麦格来戈尔侦查事务所久享盛名,可眼前这家伙跟想像中私家侦探的模样却大相径庭:他上身套一件花里胡哨的快克·西尔凡(Quick Silver)牌宽松长袖体恤衫,下穿一条美国别动队员的又脏又皱的亚麻裤。从颈背至鬓角的头发被剃得精光,泛出青色。青筋显露的小臂上醒目地爬着用火钎烫出的花纹……她眼中的侦探应是坚毅、冷峻,穿一套雨果·博斯(Hugo Boss)牌男式西服,系豪华凡尔萨斯(Versace)牌丝背带,而面前这家伙似乎更像布隆克斯区^①的地痞流氓。

达果很快写完字条,一边暗自揣摩对方为什么用这种怪异神情打量自己。他冲她抬起眼睛,不无热情地建议:

“那就让我们从头开始吧。”

从头?那就得从25年前的圣女玛丽岛谈起……

达果暗暗叹息。自从上次去圣女玛丽岛以来,多少年过去了?20年?25年?尽管如此,他仍能几乎一字不漏地背诵那本旅行社的小册子:“……一座山岛,被乐园般的海滩环绕着,就像一颗绿白相间的钻石,镶在加勒比海畔。它位于瓜德罗普岛东北面约50公里处,面积140平方公里,人口15,000……”独特的地理地形,使它具有导游们所称的“加勒比地区多样性示范”的美名。他听见对方正在叙述:

“我大姨在‘老城堡’经营一家礼品店,小时候,我都是在她那儿度假的。我也是在那个小镇出生的。”

^① 美国纽约市一区名。

达果则出生在紧挨圣女玛丽岛的欲望岛上。是在45年前……45年吗？不可能吧；兴许护照上写错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就像新生儿那么精力充沛。

“确切地说，那是个穷乡僻壤。”夏洛特撇撇嘴补充。

而对他来说，他记不起在童年时代经历过的生活比眼下住在这个沉睡般的镇子里更舒适。那他为什么不再重返故里呢？他蓦地想起青少年时代的叛逆性格以及当年乡邻们对他来此弹丸小岛——圣马丁岛——工作所显示的轻蔑。最后一次返乡，是专去看姑姑的。打父亲过世后，姑姑继续给他写信，成了他的惟一的亲人。姑姑的来信是用克里奥尔语^①写的，方格形信纸充溢着紫罗兰的香味，书写得十分工整。两年后，姑姑也去了“极乐世界”：她因为吃得太多而导致动脉破裂。当人们在她铺子的银柜后发现她时，她已经没气了。身子蜷缩着，一只手紧紧攥住一个躯壳内塞满稻草的动物标本——鬣蜥……达果猛地清醒过来，发觉自己竟正在纸上胡乱描画着鬣蜥的一对目光呆滞的大眼睛，可外表却一直在装模作样地做笔录：

“好吧，我尽量为您卖力气。”他作蠢蠢欲动状。

她吃惊地打量他一下，仿佛察觉到他的表示带有猥亵的含意，然后继续：

她母亲是个法国人，叫洛莱内。嫁了个年龄比她大好多的老头。老头很有钱，退休前是邮电部门的一个大官。他俩住一幢豪华别墅。一则真实的童话：那一年，是1970年吧，圣女玛丽岛正经历封斋期，时逢闷热的夏季——当地夏季从12月至次年4月——洛莱内因在别墅内憋得发慌，便每天下午一人去海滩。在那儿她遇上了一个挑逗她的本地年轻人，这

① 一种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本地语的混合语。

下“热闹”了,爱的种子在椰子树下萌发,全长10公里清澈得白沙见底的福勒·昂斯小河湾成了两人安静的幽会地。海滩日日约会的结果——夏洛特于9个月零15天后,来到了人世。将这个漂亮动人的棕色娃娃带到世上后,洛莱内便被退休老头赶出家门。脆弱的女人被剥夺了个人的全部财产,心情抑郁万分。她在靠近“老城堡”的地方租了一间棚屋,靠平时偷偷积蓄的一星半点私房钱,勉强糊口。她开始越来越多地喝酒,最终吊死在阳台下的柱梁上,惨剧发生在1976年雨季(当地的秋季),童话在悲凉的气氛中结束。

当时小夏洛特刚满5岁。退休老头固执地将她拒之门外。于是她被送到一个由修女经管的“慈善之家”。20年后,夏洛特开始寻找生父。她叙述的这一切,都是从她母亲嘴对酒瓶口边喝边连续几小时地自言自语中获悉的。

达果的笔录中,混杂着速记符号和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的缩写字母。他边记边思忖:迪马小姐怎么也不会猜到她的童话是何等强烈地触动了他的心弦。他生母去世时,他几乎和她同龄。其母生于维也日群岛^①中美国管辖的领地,是个加勒比黑人。她没来得及给达果再生几个兄弟姐妹,便被乳腺癌夺去了生命。他父亲虽出身贫寒,但因为生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是个白人,凭这点就换得了维也日群岛上的“海市蜃楼”。他身材矮小干瘪,骨瘦如柴,蓝眼睛的边缘泛着红红的眼睑,腮帮子上爬满了胡须,待人冷若冰霜,从未给儿子以丝毫父爱。达果打孩提时代起,便畏惧这个男人。说实话,他一丁点儿也不像他父亲。加之在加勒比这个天地中,每个烙着种族性质的细微差异都具有某种重要意义,因而使他父亲

^① 即加勒比海区内的小安的列斯群岛,包括100来个大小岛屿,由美英两国分管。

总以一种斥责的目光刺向他。达果近似于人们称之为“刚果黑种”的那类人，即属于肤色最深暗的一类。所以如同夏洛特，他也深受肤色之苦，尤其苦于弄不明白为什么肤色不同会造成与其他人种之间关系沟通的一大障碍。直到他父亲死后，他才明白，父亲不是怨他皮肤黑，而是恨他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街上传来一声尖锐的汽车鸣笛，他惊得差点跳起来。是什么原因使他把这些“陈谷子”又倒出来“过过筛”？一种过早衰老的表现吗？

他发觉对方不讲话了，便抬眼向年轻的混血儿姑娘望去，见她正冲着自己不怀好意地冷笑。

“我以为您已经睡过去了呢……”

这条美丽的“小蝰蛇”讲话真够刻毒的。他装模作样地甩甩笔：

“对不起，墨水流得不畅。”

她终于大声发作起来，“可我到这儿干嘛来了？”应该说，麦格来戈尔侦查事务所的人还从未当过客户的出气筒，因为雷斯丹和他毕竟是一流侦探，甚至可以说已经闻名遐迩。他用笔尖指向她，像一个电视剧演员似地问：

“倘若帮您找到了父亲，您又想怎样？”

“挖出他的睾丸。”

“好厉害的行动目标。”他答道，同时感到一阵战栗从尾骨处掠过全身。我以为是是否可以采取人道一点的做法，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做掉，未免显得残忍了。

作为第三者（或旁观者），他更愿把洽谈点引向“中间地带”。

“跟您母亲的丈夫联系了吗？”

“那个老混蛋8年前就死了，死于心肌梗塞，我从没见过

他。”

“有什么线索使您以为您的生父还在加勒比地区生活吗？”

“不知道，总之得从某件事着手调查。”

“那您为什么不找当地的侦探事务所呢？”

“听说你们是最杰出的侦探。我要的是结果，我不想把钱白白抛向天空。”迪马小姐一脸正经地答辩。

达果的目光略略扫了扫记事本。全部笔录似乎已归纳出两个字：大风。这个刁蛮的年轻女子准会把钱白白地抛向空中。

“如果我弄明白的话，您对这个生您的男人所知道的一切仅仅是：1970年封斋期，他在圣女玛丽岛，他是个黑人，如同当地90%的人一样……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利于我们寻找的线索呢？譬如，他是不是有4条胳膊啦，或者……”

“行了，嗯！没必要戏弄我。假如对我的案子不感兴趣，我可以去别处。”

“我不会留您的。”

迪马小姐开始让他恼火了。一个说话粗鲁的女孩子要惹恼的应该不是像他这般年龄的人。

“倘若你们的生意就是这么说的话……”她厌烦地抢白。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她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不是吗？那么，这个，那个……难道都是为了粉饰门面？”她指指敞开的门上挂着的一块铜牌子，不满地嘀咕。铜牌上刻着：“麦格来戈尔，侦查各类案件”。

“那是一块私人侦探所的招牌。”达果露出一丝极憨厚的微笑答道。

“说明什么呢？”

“这就是说,假如我是侦探,调查案子便责无旁贷。可惜我只是到这儿来修咖啡机的……”

“您是十足的傻瓜,还是别的什么货?”

她狂怒地站起,同时将她的手提包重重地在对方的办公桌上击了几下。

“我看您是那么心慌意乱,我认为不能让您沉浸在苦恼中……”达果用一种温柔的语调继续。

“嗨,他完全是个笨蛋,这家伙!我去……”

“发生了什么事?”突然传来一声英语的询问,雷斯丹咕哝着,粗犷的嗓音正从他蠕动的红棕色小胡髭处流出,而他重达110公斤的全身肌肉同时堵在了门口。

“这位女士想见您。”达果满面春风地介绍。接着又像是抱歉似地补充,“她是圣女玛丽岛人,从马里戈来。”

夏洛特迅即将美丽的脸庞转向雷斯丹,像一条蛙蛇受到刺激而作出的快速反应:

“他是谁?他?”

而雷斯丹则猜测:

“她不会是来做女佣的吧?”

“雷斯丹·麦格来戈尔……”雷斯丹用动听的男低音作自我介绍,接着用一种吃力的法语继续:

“我能给您什么帮助呢,小姐……”

“我叫迪马。夏洛特·迪马。您真是雷斯丹·麦格来戈尔?”

“货真价实。”

“可这家伙,您付给他工资是让他戏弄客人的吗?”

“他是我的合伙人,”雷斯丹拍拍达果的肩膀说,“喜欢开玩笑……”

达果不介意雷斯丹用这种方式介绍他,只是友好地冲着

夏洛特笑笑。对待一个要把自己生父的睾丸挖出来的姑娘，不妨也可以粗暴一些。

现在她正以一种赞许的目光瞅着雷斯丹，就像大部分女人看雷斯丹的那种神情。达果不由连连叹息：他压根儿不懂女人们为什么喜欢这座长满棕红色汗毛，四处布着雀斑的苍白色肉山。也许是他的的小胡髭诱人？雷斯丹继续：

“站在您眼前的是一位高级探员，他对加勒比地区了如指掌。您完全可以信任他。好吧，我还有个约会，失陪了，希望能愉快地再见到您，小姐。”

迪马小姐的神秘目光使他在离开前几乎忍不住地要去吻她的手背。

她终于显得屈尊地转向达果，仍然一脸疑云：

“一个高级探员……但愿如此吧。”

“不管您满意与否，这是本事务所对我的评价。”

“那您怎么称呼，高级探员？”夏洛特屈从地叹了口气。

“姓勒洛瓦，名达果。”

“达果？”

“全名叫达果贝尔。”

她向他投去一种怪兮兮的目光，就像对方脸上粘了一块屎。

“您叫达果贝尔？”

“勒洛瓦，达果贝尔^① 为您效劳。”

“您又抛出一句愚蠢的谎言。”

“不，这次是我父亲的过错，他的幽默感相当特别。”

^① 勒洛瓦与法语“国王”一词谐音，达果贝尔跟公元629—632年西方王国（其疆土在今法国北部）国王达果贝尔同名，故姓名叫达果贝尔·勒洛瓦容易使人误以为是达果贝尔国王，见附录部分。

“唉！我把一项将让我付出高价的调查委托给了一个叫勒洛瓦，达果贝尔的家伙！”

“他可是个侦探之王噢！”

“可我却不敢恭维！好，听着，我且答应试用您，高级探员达果贝尔。我正式通知您：认认真真的去干，准有您的好处。”

她长得妩媚动人。达果给了她一个诱人的微笑。但她得明白，对方的笑容解不开她紧锁的愁眉。于是他决定开始干了。

可惜这一决定显然是做错了。

他俩一起走出事务所。正是吃午饭的时候，达果没邀请她。因为即便邀请她，她也会拒绝的，况且他想独自活动。他们在烈日炙烤下前行。气温像往常一样热不可挡。她用目光扫射路面。兰戈尔街显得格外僻静，一处处货栈和一个个汽油泵星罗棋布地立在蓝天下。几只猫懒洋洋地躺在一幢被路易号飓风刮倒的楼房的废墟上。

“连一辆装婊子的出租车都没有，显然这儿是个乌七八糟的地方，怎么会想到在这个破败不堪的鬼地方定居！”

“这儿挺安静呢。”达果慢悠悠地伸着懒腰回嘴，“对不起，您是在修女那儿学的这种下流语言吗？”

“难道您真的在维护道德准则吗？不，我看您恐怕更愿和瓦斯戈·帕基利一起干吧，如果他使您感兴趣的话。”

瓦斯戈委实引起过他的兴趣。此人了得！委内瑞拉政府悬巨赏捉拿，居然都被他逃掉。后来便成了加勒比海地区走私可卡因的巨头之一。瓦斯戈的才能配干这类勾当。一种新型的加勒比人作风：颈脖子上不戴金项链，胸前没有浓毛，希腊罗马式的强健体魄，长长的头发绞成绳索状，直拖到腰腿处，使他因此获得“善迷女人”的雅号。尤其是他富可敌国，在他使劲嗅吸白粉的同时，金钱简直会从他的鼻孔内源源不断地

流出……

“您认识瓦斯戈？”达果探问，而她正关注着空荡荡的路面，看是否会突然冒出一辆出租车。他俩走到了区中心，这是菲利浦斯小城中最破败的一个区。正午时分，树阴下的气温都已达到了30摄氏度，老天爷像是故意在逗弄她。

“我们常见的。他是时装设计社的摄影师乔的朋友。”

哦，是的，她专拍时装照：椰子林、白沙、蓝礁湖加上她那漂亮的泛着淡红的褐色小屁股。她用修得无可挑剔的指甲轻轻扣了一下他的手腕：

“那么您呢，您是在神学院文身的吗？那是什么呵，那玩意儿？”

她指指文在他左前臂上的冲浪运动员。

“阿尔让冲浪斗士，”达果答道，“50年代连环画中的一个主人公，一个银河间的冲浪人，一个在宇宙间伸张正义的侠士。”

“您好像更愿意当宇宙义侠，是吧。”她扑哧一笑，随即又一脸正经。“您会冲浪？”

“会一点，凑合而已。”达果愠怒地嘟哝，对方的话刺伤了他。

“我在波多黎各^①和几个冲浪者拍过照片，他们个个都是健壮的俊男子，记得那次瓦斯戈汽车内的收音机都被人偷走了，把他气得……哎，那是什么玩意儿？”她继续道，“那把被蛇绕着的匕首，是伏都教^②的标记吗？是天巨蛇^③吗？”

她露骨地冷笑起来。他则带着一种明显的挑衅回敬：

① 指波多黎各岛，位于大安的列斯群岛东边，属美国管辖，首府圣胡安。

② 安的列斯群岛黑人的一种宗教。

③ 指星象学中天巨蛇星座。

“不,那是黑衫队^①的东西。”

她信以为真了,不由抬起那双祖母绿眼睛投向达果一半刮净的青头皮:

“您在黑衫队呆过?”

对方的指甲时而触碰到他,使他感到有点痒痒的。她是否以为他有雅利安人^②的特征?在80年代……他正想严厉回击,却就在这时,瞥见了一辆出租车。这该是魔术师变戏法变出来的吧?好几个月以来,他没见过有出租车停在这个僻角处。她欣喜若狂地钻进车内,就像灰姑娘^③登上了四轮华丽马车。随后便用意大利语扔给他一声“再见”,略带热情的声调中夹着一种轻蔑,就像把一枚25分的硬币扔给了一个乞丐一样。

达果瞅着她远去。帕基利……这个“赌局”中的“庄家”很早便定居在他的游艇内,就是那艘名叫“马克西姆”的豪华式拖网快艇,常停靠在附属于安提瓜岛的巴尔比达岛^④,四周是一片无人居住的美不胜收的海滩。跟安提瓜岛一样,这座小岛是毒品转移的“十字路口”。他查阅刚作的笔录,汗津津的手指揉皱了记事本的纸页。迷人的夏洛特留给他的电话号码首先便指示巴尔比达岛。俊男瓦斯戈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朋友吗?达果耸耸肩,决定去邱家喝一杯烈性酒。还算有点运气,下酒的辣椒使他出了一身汗,凉快了不少。

他很喜欢去邱家,因为邱一向守口如瓶。他吃喝一通后,一回家便听收音机。可以说,他和收音机形影不离,它已成了

① 纳粹德国党卫队的别称。

② 指讲印欧语系的人群。他们在种族主义理论方面,尤其强调纯种族主义。

③ 17世纪法国作家贝洛(Ch. Perrault)所写童话《灰姑娘》中的主角。

④ 安提瓜岛和巴尔比达岛属小安的列斯群岛范畴,是危地马拉的领地。

他身子外延的一部分，如同一只人工肾，给他过滤世界各地的消息。达果开始行动了，他拨通事务所电话要他的分机。

“麦格来戈尔侦查事务所为您效劳”，电话那头传来佐爱的甜润嗓音，一个忠于职责且又漂亮的接线姑娘，自然她也是全身心地忠于她的威严苛求的老板。

“给我接雷斯丹。”达果命令，一边仔细观察天边。

佐爱做了几个突然受到刺激的手势，把线路接向女秘书雅姆斯·蓬处：

“请接雷斯丹，”佐爱低语道。

“请，谢谢。”达果模仿佐爱的声调插嘴。

“保持一点修养对您不会有坏处的，达果贝尔。”

佐爱是本堂神甫桑·费利浦和他的女厨师偷情后的结晶品，行事说话，一向循规蹈矩，注重礼节。

“有什么事？”雷斯丹问，听声音似乎他很忙。

“我得去圣女玛丽岛，要花不少钱呢。”

“她能支付吗？”

“能，她预先给我开出一张 500 美金的支票，让佐爱查询一下，她的银行账户中是否有钱。”

“好的。”

达果耐着性子等了几分钟。

“没问题。对啦……你换换空气也好嘛。听说‘屁股蛋’有一份要干掉你的谋杀密约呢。”

“你总是善于通报‘好消息’。好吧，我跟你随时保持联系。”

达果挂上电话，陷入了沉思。“屁股蛋”的真名叫法朗基·沃尔，是家族型大商行东·菲利浦－摩拉的镖头。看来，“屁股蛋”还记恨他呢。这是个随时都会性冲动的流氓。6年前，达果虽费了牛劲把他送进了监狱，却实在出于意外。那时，达果